



富二代的妻子难做吗？

豪门媳妇难当吗？

答曰：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

豪门未必皆怨妇，

巧妇一样玩得转。

一部绝对实用的豪门太太生活经

Mrs Age

太太时代

蒋

胜男

作品



不管你丈夫是穷人还是百万富翁，
女人一定要自己有钱。

太太时代，

再没有女人等着白马王子来拯救。

女人，要骑上自己的白马去选择自己的王子。

全世爱

ALL ABOUT LOVE

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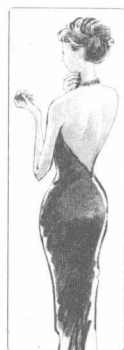
Xiron 磨铁图书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太太时代

Mrs Age



蒋胜男/作品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太时代 / 蒋胜男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10. 1

ISBN 978-7-5039-4237-2

I. 太… II. 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2946 号

太太时代

著 者 蒋胜男

责任编辑 胡 晋
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
(010)64813384 64813385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×965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17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237-2
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“最牛迎亲车队现身沈阳保时捷悍马开道”拿着报纸的人抑扬顿挫地念着：“昨日八时三十分许，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交通有些拥堵，一个由西向东行驶的车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——车队最前方，一红一蓝两辆敞篷保时捷并肩前行开道！紧随其后的，是一黄一红两辆悍马，与前方保时捷对齐。在人们的慨叹中，一辆黑色宾利车率领后方两辆加长林肯、四辆凯迪拉克、四辆奔驰、四辆宝马、四辆奥迪 Q7 等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场了，车辆尽可能保持双排道行驶，与开道的保时捷对齐。而其中一辆深色的法拉利跑车却十分不听话，唯恐前方的名车抢了自己的风头，自由穿梭在行进整齐的车队之中，为自己聚集了不少人气。相形之下，车队中的奥迪、三菱等轿车则显得底气不足。几乎所有车辆都用粉色气球将车牌处盖住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不行了！”念报纸的人念到一半，终于笑到伏在沙发上使劲捶打着沙发以止住笑声，“晓岚，晓岚，你看看，这居然还叫史上最牛迎亲车队，我都笑喷了——”

江晓岚慢条斯理地坐在桌边，搅着咖啡说：“如心，你无聊嘛，居然连这种新闻也看！”

如心把报纸一扔，笑着说：“好玩嘛！这记者也真乡巴佬，这种七拼八凑杂牌车，连奥迪、三菱也上路，居然也称史上最牛……”

鹿州人结婚，讲究的是清一色，除了新人用的跑车外，其他车要么统一是白色宝马 7 系，要么统一是黑色奔驰 S 级，再不

济,车型可以降,车数可以减,但也务必是要清一色,绝对不会用杂牌军。要不然,被人刻薄一句“七搭八搭讨饭队”,主人家的面子就丢到阴沟里去了。

如心忍不住又说:“想想你结婚的时候,那才真是史上……”

“好啦,”江晓岚笑着随手把桌上的杂志扔过去堵她的嘴,“我都结婚十年了,十年前能跟现在比嘛,别人早不知道超到哪儿去了!”

十年前晓岚结婚时,除新人车是美洲豹跑车外,后面是清一色的二十八辆白色宝马,浩浩荡荡地开过鹿州街头时,真是惊了一路的人。那次婚礼在鹿州人婚礼上值得一书的就是打那以后,鹿州人结婚用车,就开始都清一色,视品牌混杂为不上档次的暴发户作风了。

当然打那以后,社会经济飞跃发展,鹿州人向来有攀比的习惯,在车型上,车辆数上超过晓岚婚礼的并不少见,但是能造成晓岚结婚那时候的轰动性,却是不多见了。跟车的既然无非清一色,那如今要拼的就是新人车型越来越变着花样,越来越惊耸,甚至上次有人还开出亚特罗斯黑金刚来,实实在在地雷倒一街人。

这时候手机响了,江晓岚接起电话来:“嗯,吴姐吗?对,是今天,闻露已经到了。黑的还是白的?行,那就黑的吧!”

放下手机,江晓岚对如心说:“如心,发短信通知大家,今晚都开黑色,五点半,准时到!”

这边拨了内线通知楼下车房：“彪叔，我晓岚，四点半用车，黑色的。”

放下电话时，如心已经用手机中的预置短信群发了，听到她说四点半用车，问：“不用这么早吧，平时不都是五点吗？”

晓岚叹了口气：“最近路上容易堵车，早点去好，免得迟到！”这边对如心说：“如心，你去会计那儿把报表拿来，作个半年活动总结，尽早发到我邮箱里，接下去要安排下半年的活动了。”

到了下午晓岚打扮好了出门时，婆婆方菊英正要出门，见了晓岚就说：“晓岚，你要出门吗？正好捎我一段路。”

晓岚看了看婆婆，浑身上下一身浅灰色运动装，手里拿了个配套的运动手包，看上去低调得很，就笑了：“妈，又去社区啊？”

方菊英笑了：“是啊，还是照样，到地方时你早点放我下来，我步行去，回来时再打电话让你爸来接我。本来是想让彪哥送我去的，正好你出门就捎我一段。”

江晓岚却不禁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方菊英时，那时候她们还不是婆媳关系，当时的方菊英戴着硕大的钻戒，披狐裘戴表，恨不得开着名车满城转悠按喇叭，再看看现在刻意低调的婆婆，实在是天壤之别。

方菊英现在迷上搞慈善，每周必有一天亲到社区去为来往路人夏烧伏茶冬烧粥，跑去海岛劳军，跑去山区赞助失学儿童，逢年过节送油送米给孤寡老人，每周日到庙里听经吃素，都是



跑得极勤快。做得多了，她自己也晓得将首饰一件件地减，衣服一件件地变低调，甚至如今坐车都不直接到社区，而要提早下车，步行五分钟过去。

如今的方菊英一派慈眉善目，也唯有平时婆媳间偶尔喝茶聊天时，说经济说金融说管理，晓岚方能从偶尔一言半句的决断中，看出昔年那个杀伐决断的女强人来。

送了婆婆下车，晓岚暗吁一口气，幸亏今天出门早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路面又堵上了。鹿州这两年来忽然多了许多车子，这路面顿时堵了许多。平时半小时的路程，如今一小时还未必到得了。

幸而去 ABC 沙龙的路上，堵的只有一小部分，过了这段路，就上了半山车道，这条路上午晨练的人稍多，此时怕是除了她们之外，不太会有别人经过。待转入一条俱乐部专用车道，果然前前后后，就都是开着同款黑色奔驰车的沙龙成员了。

ABC 俱乐部，来自三个英语单词：Attraction（魅力）、Beauty（美丽）和 Confidence（信心），俱乐部的会员，都是女性，也都是鹿州市所谓“上层人士”的女性。

所以往往聚会的时候，都是统一车型，若是“白的”，便清一色的开白色宝马，若是“黑的”，便清一色的开黑色奔驰。能加入俱乐部的，家里备着一黑一白的车那是基本条件了。

不过一般情况下，大家自己出门，反而是不太用这种没个性的车，各自另有各具特性的其他车款。

转眼就到了俱乐部的地下停车场，一眼望去，齐刷刷的三十多辆奔驰占了大半个停车场，晓岚微笑了一下，虽然今天不及平时早，但是毕竟还不算太迟。

王老吉和福满多是俱乐部请的外语教师，王老吉是法国人，原名吉姆·文森特，福满多是美国人，原名戴维·霍夫曼。

这两个雷人的中文名，是江晓岚为他们报复性起的。两个老外是属于半通不通的狂热中国迷，刚过来时，中文还没说会几句，为了补课天天狂看电视，可巧那会儿电视上在播放一部“铁齿铜牙”系列，于是他们很雷人地天天管江晓岚叫做“纪晓岚”，甚至某次在闹市街头大叫，引得路人扭头齐齐看热闹，恨得江晓岚恨不得立马去改名。

因此当他们各自想起一个中文名字的时候，晓岚非常不怀好意地提供了这两个雷人的名字。

对于文森特来说，他一听说“王”是中国的大姓，代表着 king（国王）的意思，吉则是代表吉祥，中间加个老，则是中国人对于好友的称呼惯用，于是高高兴兴地用上了“王老吉”这个名字，并且还跟所有的中国朋友说：“你可以叫我‘王老吉’，或者‘老王’，或者‘老吉’都可以。”

霍夫曼被晓岚译成“赫福满”，老霍一听这名字又好又有福气又满足，高兴得直写了好几个贴遍衣服和书包，后来又觉得不对，说王老吉有名有姓，为什么他的名字戴维没有用在里头，



晓岚一看居然还有找添的，忍笑再把他的“戴维”的D字加进去，变成了福满多。

王老吉教法语，福满多教英语，这两个名字十分可爱，让人一听到就想笑，顿时把俱乐部众女会员对于法语和英语学习的畏惧心打消。哪怕光是来看看两位可爱可喜的帅哥，都给人足够的动力。

法语课一周两次，英语课一周三次，会员来去自由，各取所需。

福满多的英语是早课两次，每天晨练时女会员们排成一队在半山跑步，清晨林间的空气清新，大家一边跑，一边跟着福满多大声背句子，非常像军训。

福满多让英语强的带差的，教学相长，非常有乐趣。统统直接从会话开始，统统练口语，反正根据各人需要，能听得懂交际应酬的几句常用语，能够看得懂合同就够了。有段时间俱乐部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在学英语，于是所有能看得见的角落统统贴满英语单词，下面用本地方言标注读音。直到大部分人“脱盲”以后，这种单词标签才统统去掉，改人手一只电子字典。

王老吉的法语是晚课，大家坐在俱乐部顶楼大阳台上，喝咖啡看星星，放了法文歌，然后跳舞，试着用法语夹着中文交流。用法语则完全是女人出于对奢侈品的需要，许多人家里整排的法国化妆品香水，却是连使用方法都不懂，再则经常跑法国扫货，连街道路面都不会走，时时要请个向导未免扫兴，于是一商

量,就干脆再请个法语外教。对于奢侈品的向往动力,让大家学习法语的时候兴头很足。王老吉的第一堂课,大家总共学会了十个单词,分别是:香水、洗面奶、爽肤水、日霜、晚霜、眼霜、精华素、葡萄酒、干邑、雅邑。

法语课,基本上是奢侈品和葡萄酒的名词汇总地,大家学会了分辨各种各样的名牌,品尝各种各样的葡萄酒,同时学会了用法语讨价还价。

俱乐部这几年的事务都由晓岚打理,这里是她的事业所在地,也是她的发家之地。

十年前,晓岚自北京 H 大刚毕业那会儿,作为被推向市场第二年的大学毕业生,很有些茫然。当时她的男友刚出国,原想他安定之后,就把自己办出去,所以对于找工作的事,晓岚也就不怎么积极。

当时她正在一个瑜伽会馆里兼职,毕业后一时找不着工作,就干脆转了全职,也多拿点工资。当时这家会馆正扩张,想在鹿州开间分馆,问她愿不愿意外派鹿州。

晓岚正是无可无不可的时候,于是跟着三名教练去了鹿州,她是做店长一职,把整个瑜伽会馆的模式向分馆推广。

后来 ABC 俱乐部的大部分会员,包括现在的俱乐部主席吴姐,包括她现在的婆婆方菊英,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。

这个分馆当时对于鹿州是件新鲜的事务,包括这种会员制,包括这种一进门就咖啡茶座轻音乐到桑拿 SPA 美容护理全套



的妥当服侍,在当时的鹿州来说,都是首次。

鹿州缺乏真正高档次的女性会所,这是当时拿下鹿州分销代理权的陈太超前于别人的意识,可是鹿州人急功近利的性格,又让这种会所的营运方式最终消解。

促使晓岚离开会所的事不止一件,但是吴姐的美容护理,却成为最终的决定性事件。那天晓岚被美容部的领班玉真拉去,原来最近俱乐部新进一批护肤品,于是玉真极力游说吴姐去试一试,可是等吴姐做完美容护理后结账才发现,整套十瓶的护肤品价格将近八千。

吴姐不在乎钱,可是作为一个专断独行的企业老总来说,却绝对在乎这种被忽悠被愚弄的感觉。何况这已经不是吴姐第一次为这种事买单了,高兴时她可以一笑置之,不高兴时却绝对要较这个真。

晓岚只能代玉真向吴姐赔礼道歉,就以百分之五的价格收了按次护理的费用,那套护肤品则摆到公用柜去,做了个按次使用的促销计划,消了吴姐的气,也避免了损失。

对于玉真,她连责怪都没有力气了,她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为她的这种行为擦屁股,多少次花言巧语劝得客人买下护肤品,多少次不得不参照吴姐的例子收回。玉真的背后是承包商陈太的急功近利暗中指使,玉真也是陈太着力培养用来取代她的继承人。

但是她的息事宁人并没有换来对方的息事宁人,陈太声色

俱厉地向她发了脾气，砸下话来：“这是我的店，不是你的店，你要干不了，可以回北京！”

分馆的理念已经与北京总馆完全走样了，但是对于北京总部来说，她们在乎的是陈太每年上交的代理费，而不是这个品牌的走样，这种理念的走样。对北京方面而言，相比陈太这个代理商，晓岚这个雇员则是完全可以被牺牲掉的。

其实许多经营的理念，是这十年里才渐渐树立起来的，而十年前甚至更早，则是完全海盗方式，如何最快最多地扩张利润，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。

晓岚交了辞职信，她一刻也不想再留下去了。

其实在此前一个星期，她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，信的内容几乎是她的许多拥有出国男友的同学的翻版，无非是异国的生存艰难、痛苦寂寞、另有知己已经共同打拼多时，不可分开，深感昔年校园之恋情太过天真无知云云……

虽然说是人人都有可能发生的事，这种事落在别人头上不奇怪，当落到自己头上时，却不亚于晴天霹雳。晓岚当时就傻掉了，完全不知道作何反应。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男友会变心，看到再多的学姐学兄恋情生变，她也从来不会去想想一想自己的那位有没有可能也是其中一位。

失恋加上失业，让晓岚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
她没有立刻离开，当月房租已经交了，还有半个月时间才到，她不想白给。何况，想到马上就要离开鹿州这个城市，也许



就此一去不回，她无端生出了留恋之心。辞职的当天，她默默的一个人，走遍鹿州的大街小巷。这个城市就像个建筑工地，不停地在拆房子盖房子。这么个小城市，房价居然已经涨到一千多近两千，简直离谱，北京也不过这个价而已。

她心里一动，如果经济照这个样子发展下来，将来北京作为首都，这房价一定会上涨的。可是转而回头一想，不禁摇头自嘲，她的口袋里还不够买个三五平的，更别说她还失业了，下一个月的工资在哪儿也不知道，想这些有用没用的，真是够无聊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跟着这帮富太太们在一起久了，天天听着她们说城南炒房城北炒房的，思维也受影响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 BB 机响了，她一看上面的信息：“晓岚，你的事我知道了，我有事找你，五点在老地方一起吃饭，一定要来，吴姐。”

老地方是她们的一个暗号，是一家离俱乐部最近的西餐厅，因为环境优美客人稀少，而颇得她们的喜欢，经常去那儿喝咖啡吃饭聊天。晓岚去的时候，吴姐已经订好包厢了，正在同人通电话中，看到晓岚进来，连忙放下了手机：“晓岚，事情我都知道，都是因为我才连累你跟陈太争执，真不好意思！”

晓岚摇头：“不管你的事，吴姐，是我跟陈太的理念不合，这也不是我第一次为这种事跟她发生矛盾了，就算没有今天的事，我也一样要辞职的，我离开北京太久，是时候回去了！”

吴姐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却问：“你说的这个理念，是指什

么？”

晓岚平时一向谨言慎行，不过想到自己已经离开了，数月积压在心里的郁气，不禁也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，于是和吴姐一边喝酒一边吃饭，一边把她在北京总馆的整套会所式理念，包括她自己所知道的西方一些类似女性休闲会所，文化沙龙式的理念也一并说了。她说得滔滔不绝，再加上吴姐不停地询问，以及加上吴姐商业理念的思路碰撞，这顿饭吃了数个小时才尽兴。

她最后举杯时，以为是最终一次的饭局。吴姐问：“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？”

她想了想：“先在鹿州玩一个星期，然后回京。”然后苦笑着说，“回京以后，就要找工作了，所以，就当这一星期放自己一个大假吧！”

吴姐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在会所，一个月拿多少月薪？”

晓岚说：“在北京的时候，是一个月一千二，因为外派到鹿州，涨到一千六，再加上四百房租补贴，一共两千。”两千在当时已经算很不错的月薪了，一般大学刚毕业，不过是六百到八百，虽然她和三位教练的工资和房租补贴由北京总部定，并不是由鹿州分馆决定的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最终埋单的却是陈太，所以陈太不甘心，变着法儿想用本地便宜的人工来取代。教练专业性太强，所以瞄准了她先动手。

吴姐点头表示理解：“那你回北京之后呢，会是一千二还是



一千六？”

晓岚苦笑：“难说。”她的个性，向来是不太喜欢随便跟人充老友记交底牌吐心里话，尤其是经常同一堆阔太太们相交，基本上不太愿意同她们谈自己的经济情况，这也是一种微妙的自尊心起作用。不过一想此次之后未必再见面，将来也不过陌生人，再加上今天边喝边聊本来就处于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下，忍不住就说了，“回去也未必找得到工作，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工资。已经毕业大半年了，许多同学还没找着工作呢，再说新一届的学弟学妹们，现在实习期间就开始联系单位并免费替人家打工了！真不晓得为什么，以前说大学生多吃香，我们考试的时候过千军万马斩杀进来，结果毕业时还得千军万马同人家抢工作。比我们早两年的毕业有分配，比我迟的又不用像我们考得这么辛苦，真是两头的苦都吃了……”

吴姐点头听着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那就别走，留下来吧，我请你帮我做事，一个月五千，愿不愿意？”

晓岚忽然停住了，沉默下来，好一会儿才嘴角勉强扯出一丝笑意说：“吴姐，我当您是朋友，所以今天才什么话都同您讲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辞职是我自己跟陈太理念不合，跟您的事无关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，今天就让我埋单吧，以前都是您请我……”说着，站了起来。

吴姐气定神闲地坐着：“坐下，晓岚，我会让你埋单请我吃饭的，不过不是今天。我是个生意人，如果我觉得对不起你想补偿

你或者可怜你，我会买份厚礼包个大红包给你，一次清账。我不会拿工作，不会拿一份合约来做人情。”

晓岚手里仍然拿着包，但是脸色却有些惊疑不定，索性坐下来听她说完：“吴姐，五千块钱月薪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请我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？”

吴姐微笑：“我给你五千的月薪是觉得你值这份工钱。陈太这样搞下去，我们都不会去那儿长久的。我就要你帮我们开一家——嗯，今天晚上你说的那种会所沙龙，地点就在我半山那间别墅，反正那里一直空着，怎么样？”

晓岚哑然失笑：“吴姐，我怕你会亏本！像陈太那样拼命想办法增加项目压缩成本，都可能会亏，更别说我说的那种理念，只怕你三五年之内只见钱出去，不见钱进来。”

吴姐摆手：“这你不用担心，我都说我是生意人，只会比你算得更精。房子是我自己的，不用房租，至于陈太那种一年十几万的加盟费，也不过是换个品牌名换个你来当店长。我请了你，那种加盟费就不用付了。这两项省下来，可就远远超出你的五千月薪了。”她笑了笑，笑容中无不揶揄之意，“陈太觉得请你两千太贵，我觉得太便宜了，她觉得用玉真来代替你只需要八百，我觉得那个玉真，连六百都不值！”

晓岚也不禁一笑，吴姐忽然按住了她的手，正色道：“更何况，办俱乐部不是我一个人出资，还有英姐、华姐她们，一共八个人合股，就算全亏了，这笔钱也不过是我们平时给陈太的VIP



年费。所以，晓岚，不是我请你留下，是我们所有的人，请你留下来，因为你值得这五千月薪！”

晓岚忽然觉得眼角有点酸涩，她本能地低下头来，沉默片刻，调整好了情绪，才抬起头来微笑着对吴姐说：“我谢谢你们大家，我这几个月的工作，能够得到这句肯定，这对我来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说声对不起，我不能留下来，因为我爸妈都在北京，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北京，我是不可能在北京长住的。再说，就算我跟陈太闹不愉快，但宾主一场，我也不想一离开就挖她的墙脚，她也不容易，这份投资太大，我们只是理念不同，并不希望看到她的生意就这么完了！谢谢你，替我向大家说一声谢谢！”

第二天，晓岚就退掉了房子，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。

回北京三个月了，晓岚依然没有找到合意的工作，甚至是连不合意的工作也很难找到。这一年扩招的学生已经到了毕业的年纪，实习期就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招工场合，甚至可以低价无价先做。

晓岚从来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变得这么薄弱，三个月的奔波，给她的打击和压力是前所未有的。

压力不仅来自外面，还来自家里。晓岚上有姐下有弟，正宗夹心饼干一块。大姐晓仙，比她大三岁，从小就当家做主，父母倚重，说一不二，早四年就毕业分配成为中学教师，校园之恋修